



北虞先生遺文卷之四

吳郡海虞邵圭潔伯如甫著

孫樓

邑門人

錢之選

全輯

鄒泉

仲子 鏊校孫與游錄

常熟縣佐貳職員題名記

自秦漢設官來縣有令令之下有丞有簿有尉其職或長或貳其務或統或分凡皆司土親民其人

賢不肖繫天下休戚利病最切焉者也昔韓愈氏
作藍田丞壁記謂丞漫不可否事吏抱成案請署
署之日惟哦之松下愈或有爲而言孰曰丞固然
哉蓋當時簿尉各有分責而丞以貳令無所不統
丞嫌與令逼將退然若無事也者而寔丞與簿與
尉其司土親民均也我國家叅古設官視昔加詳
密縣稱繁劇若我常熟則令以下咸隨事分領某
事屬丞某事屬某簿丞簿至四五人而叢不克兼
者復以屬之尉官無隙員而庭且有稽務烏覩所

謂一署而哦如藍田丞者耶矧此又太平寧暇時
耳遇有師旅饑饉匪其人有爲卽一事一官奚濟
哉常熟舊爲蘇之樂邑雖職繁靡有閒隙然晝理
廳務暮亦得偃枕休其形神如是而告憊乞謝者
數見也邇歲島夷寇我吳壤郡無寧邑邑無寧官
常熟之弗寧視他邑尤甚焉邑城廢且久幾以延
寇刻期修築甫三月告成屹然爲海上巨防白茆
福山三丈諸塘浦寇用出往校閱民兵戍之屢報
俘獲寇數深入睨城下蚤夜多方捍禦邏警弗息

乃江邑保全而蘇之北鑰藉以增固時統其務者
有令長而分憂宣力佐貳之勞良多蓋鞅掌于晝
而復不得休息于暮者越三稔議功者不可無紀
矣一日史丞某等走告余曰治廳有題名記古也
今壁中之石令長具存而丞以下無列焉豈謂皆
漫不可否事者耶余曰宋元來代有之是可續舉
也乃考自 國初得丞自某而後若干人簿自某
而後若干人尉自某而後若干人鏡之別石注其
地里歲代以便稽閱庶有勞者不泯而而使後之人

指而曰某年某官皆當太平寧暇時某年島寇至
則史丞某張丞某李簿某馬簿某顏尉某皆分憂
宣力重有綏奠之勞者也因爲之記于其額仍于
職名之左各虛書次以伺來者其來者之賢不肖
未可知而 皇祚靈長永賴可知其皆太平寧暇
時也

重修瓜墩沈氏墓記

出邑之鎮海門有丘鬱然倚城而負山者沈氏墓也曰瓜墩者地有岡突起如瓜墓所取象也作者謂誰吉府祠正墨井沈君營茲以塋其先處士復軒公者也自君之營茲泉石天設工巧人具稱幽勝者久矣修者謂誰墓以寇故幾毀沈子文雨念其父所營再葺而新之以君之塋附焉者也先歲丙辰島寇犯吳邑以瀕江城之北若其徑然墓逼城下曲房繚澗翳以叢林守土者曰此焉弗剪戎

可伏也召沈子諭之沈子曰諾吾敢以吾私妨公
家大計乎聽翦之雖封塋無改而木刊廬燬見謂
廢丘沈子曰飲泣時墨井謁選留京師聞報數南
望長號君受除將歸寇亦漸息沈子曰置是弗葺
何以慰吾父之歸乎乃捐產集財再飭輪輿再列
卉石未幾前勝具復且增益焉惜君不祿竟以櫬
歸附弗獲生慰永遂幽妥僉謂沈子于是乎能子
余嘗慨世人勞勞焉作子孫馬牛而弁髦其先人
美衣豐食以自豢其軀而宗祠世墓鞠爲草莽嗚

呼忍心哉前我者何賴焉後我者何觀焉若沈子
可不謂賢乎抑沈子亦若天相其志者往墓木遭
翦競短而薪之無尺遺焉乃兩松沒沼中合抱材
也及堂再作視舊制稍隆起而柱之不爽毫髮此
豈偶然將天所留非耶余乃申告沈子曰嘻爾識
之爾墓幾毀志修則修天且爲相矧哉自修修性
可以立命修行可以立德修文可以立業茲三者
不卉石而麗不輪奐而美于爾先人益多寵光爾
有令資其勗之哉沈子曰謹如先生之言計墓之

修增植松檜諸木凡千有餘株廬舍多仍昔規加
拓焉其增創者爲魁春軒爲如瓜室爲摘櫻看竹
二亭爲石榭者數級爲石門者三重爲石垣者加
舊三之一外爲券門額曰沈氏墓墓前之田右循
壕爲柳堤可維舟左闢爲墓道可達車馬皆沈子
規畫條曲有度以是亦可以觀其經略云沈子爲
余知友屬余記之余閱梓堂鄧先生前所爲記營
墓始末具載之矣茲于後事詳者重重修也

江山尹二湖時公傳

公諱夏字亨甫別號二湖世爲吳之常熟人曾祖
錠嘗隸籍京師于是公以順天學生領正德己卯
鄉薦屢上春官不第授知浙江江山縣居五載改
廣東陽江縣致仕公父庸齋翁諱中舉進士仕至
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其仲子穎資篤學憲副翁自
少竒之憲副翁歷官著清白聲公爲諸生時卽飭
志砥行懼隕家聞京師李某過吳適廣托之千金
曰爲我儲半載乃逾三年無音也一日倏歸挈故

封還之李以什三爲謝公却不受所親同計偕入京師先公歸亦以千金爲托公窖藏之及再往公語窖處完發無改公令江山故事日供堂饌若干金至卽白上官革之江路通閩無驛傳舁夫千餘取應鉅室償以里甲前吏以是爲乾沒之窟公約里胥自倩民便焉死囚柴某公察其寃出之公歸中途篋金以餽公曰吾活爾爲金乎斥遣之伯兄元甫令鷄澤允秉介行謝事歸並蕭如也公歲以羨租爲奉出入則具輿僕以從兄弟凡六人諸子

姪十餘輩公悉以憲副遺業讓之而自食其所營也公貽家多善謀履官多善政進不究其志位不稱其才談者惜之子三人達行志行壯行並良士邵子曰予旣爲二湖公傳或曰公懿狀種種奚畧也予曰不然世教衰節防潰矣利猶膩也近之則涅士者官者什九敗是若予所聞于公信公有之卽厚膩奚涅焉此不足觀公之大乎他細者勿述可矣又予與公家有戚誼予每接兩公雖世祿成宦檢約若寒士諸子姪咸修文敦禮雍雍于于夫

不有鉅宗骨肉徃徃緣財膩競剪爲仇葛藟弗如者乎而公家田荆姜被之風卽吾鄉不多見焉是又足薰俗而軌世者予嘗曰士澹于利則孝友于室循良于官不出若人也故舉所不涅者著爲傳使涅者媿焉

三逸士傳

粵逸有三焉一曰雋逸言乎才也二曰豪逸言乎情也三曰遺逸言乎遇也余所論三逸士者蓋人兼是三者焉言才則可憐言情則可思言遇則可憫余所親知不少而茲三士者真逸儔也齷齪猥瑣充斥行路而三士者乃皆露晞柳凋不可作矣傷哉乃述其畧爲之傳

吳子諱某字致之名臣文恪公曾孫父某官至大理少卿抗疏諫 毅皇南巡貶滇中有忠直聲致

之其季子也致之少從宦遊每所經處輒紀覽其山川形勝自束髮卽厭佔俾讀古人詩刻意吟咏復臨摹晉唐書法紙筆山積日揮灑千葉不如意者火之自是所作詩篇書法清邁遒勁多可傳者出則繡衣駿馬詩囊酒榼不離左右人爭慕之匪謂其貴公子也一日少卿翁遊于西郊別墅方會客飲有仇家者集家衆聚薪環其廬將加火焉翁覺之莫禁也一僕從竇潛出還報時致之兩兄皆遊學京師致之獨號呼入縣治攜一尉策兩馬倩

徒百餘人疾往解之執其仇之爲魁者以歸將撲殺之竟構成獄致之坐是以死死且曰吾爲報父仇至此無悔也

王某字于成祖某仕爲工部主事父某考城令于成少失母多病父憐其弱卽輸貲入太學父亦早背家故稱雄漸以稅役就落于成悉力以支諸異母弟俱孤幼訓之若子父歿後治其室廬墳墓益加整闢園亭植名花卉蓄鼎屏清玩入其燕室觸手可愛賓至輒留連旬日不忍釋所出茗饌悉精

絕園有古梅廿株枝極扶踈花時爛如瑤林月暗
之夕懸燈如星集所知愛歡賞達旦家且依山遇
佳辰未嘗不攜客遊遊則舞裙歌扇班草盤石性
少飲然飲必沾醉醉後有吟亦清峻可誦家人以
多累墮門戶勸之仕乃不得已授興國州判官未
行卒年四十有一

顧某字汝隆邑之宛山人界于無錫又爲無錫人
顧在錫稱鉅室汝隆祖某父某復再振貲甲於里
中汝隆少有異質臨文揮翰清敏絕俗性倜儻豪

邁不憚費情或有所鍾義或有所激卽揮千金無
難色與人處開襟傾動無曲腸遇當意卽濁醪粗
糲歡笑絕倒不當意雖羅珍列鼎亦褰裳弗顧家
御過侈聲伎常左右供設惟其所擇念父遠宦建
保親塔于宛山之顛費以千計闢怡老園待父之
歸中列名卉竒石迴廊複閣飛甍刻棟費以千計
所蓄法書名畫牙籤錦囊皮置几列費亦以千計
談議風生土苴富貴清技方友延納無倦性喜飲
興至輒盡一斗醉則浩歌長嘯或頽然藉草而卧

達旦客散則綺羅金玉狼籍不問也後抱心疾揮
霍不如意輒裹足謝客自托於酒竟以是病痿卒
邵子曰逸非中行之謂也乃君子亦有取焉宣尼
之思狂士莊周之貴達生夫是類也

劉弘業傳

劉生可立字弘業蘇之常熟人其家世生卒瞿太
史師道有志太史與予皆生舊所及門者也生少
有睿質從予受舉子業與之語深沉不發下筆輒
條貫井然自是詞藝日起邑諸生中目爲高等性
行端簡不事表暴卽大節處動中程法父曰評泉
君名準廣交與足跡常在境外生旣資作館之入
因請曰兒有微養矣大人盍少休乎有少年干法
者亦君所與也幾累君生至再請曰大人老矣危

波可勿涉也君謝去不爲累余以是重生非詭焉
以爲孝者生少與今晉江令錢舜臣友舜臣貧生
借之讀飲食膏晷必共也舜臣遭侮瀕殆生數以
謀予予唯唯匍匐解之舜臣附籍遼陽生每手錄
予課試文字及售吳中善書緘寄之舜臣登第晤
予京師泣且語指篋中曰此多劉生遺我舜臣在
嶺海外敦好若此可以愧時之面相友而背下之
石者矣歲甲寅生之母死以不逮養不勝其戚也
及治塋以獨子且貧不勝其憊也不踰月病卒以

毀之故聞者咸哀之其所厚者爲之買地以塋云
邵子曰余哀劉生爲之揮涕者屢矣一日鄒子予
靜走告予曰異哉劉生昨夢中屬曰必爲我致瞿
邵兩先生文目可瞑如是者三余謂得請太史銘
足矣又何假于奇人之辭哉然師友相信之情至
感通于生死夢寐之頃則生之志益可哀而予又
何惜于辭之贅也○乃卽予平日所爲重生者○著之
傳○毋其不足明徵生亦聊以紓余之哀云爾○

蔣貞婦傳

貞婦姓季常熟文村人也父某母某氏文村季氏自宋元來爲名家貞婦少習令則稱賢女年二十有一歸于邑城蔣棧棧爲汝州守企菴先生仲子企菴已歿奉姑劉孺人色養兼至稱賢婦生子世卿方再朞棧忽遘疾漸弗瘳度不可爲呼貞婦語曰吾不諱柰孤兒老母何貞婦泣曰慎自愛是吾責也無容慮棧不起貞婦痛絕復甦卽屏妝茹素街哀乳其孤奉劉孺人益虔企菴以清白無厚遺

自栳病悉力醫禱家日窶貞婦時年二十有六隣媪憐之風曰一醮之義正也獨不謂貧者計乎貞婦變色斥之媪媿而去貞婦日紡績爲養劉孺人旣沒貞婦慟之如夫亾時黽勉經其喪無失禮世卿六歲遣就傳試其資穎貞婦不勝喜世卿或習嬉厲聲叱曰汝與凡兒嬉誰似汝孤誰似汝貧乎汝不學吾不如早從汝父于地下耳世卿感泣自是絕不與凡兒嬉旣習舉子痛自奮勵詞藝日起補邑庠弟子試輒高等嘗下第歸跼踖拜貞婦前曰兒負吾母貞婦慰之曰吾守汝爲善士未卽覲汝爲達士也人以是益稱貞婦之賢貞婦以壽終世卿具貞婦苦節狀白之有司將乞旌典疏未及上有司廉其事核也扁其堂曰貞節世卿三子以忠以化以行並以文業世其家光顯可俟人曰貞婦之遺慶云

邵子曰從一之義婦道宜爾匪異人任也乃國
家設有旌典載在制令若甚難之而以是激勸焉
及考之六籍惟詩于女婦事最詳而以節著者獨

共姜一人春秋勤于予善而稱始終全婦節者紀
伯姬之外無聞也噫信哉難矣豐豫之室無俯仰
之托無井臼之累或壯子可植或徒親可援其保
節固難而未苦也乃茲以蕭然之廬上有垂謝之
姑下惟呱呱之子操十指爲生計絕無發齒舉足
之過而卒奉姑天年訓其子爲善士若貞婦蓋難
之難者其受旌何過焉矧貞婦少寡老終于制允
合乃闕然莫之請也予嘗慨砥行篤修之士往往
枯朽山澤而爵賞不及豈結網者誠踈耶君子于
是乎咎之命矣彤史久廢貞蕤莫采吾于蔣婦重
感焉

談參傳

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笑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蓄魚池之上爲梁爲菱舍皆蓄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汗澤植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

十甌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甌魚入某甌果入盈
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畜
憚費平生無統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
竅可容箸者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
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窘而藏者數萬計然弗
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
某請曰翁脫不諱卽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
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
者幾人構爲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

邵子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
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
卵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笑矣于身後計惜如也
巧耶拙耶噫千甌百甌歸一甌矣謂千甌百甌者
巧耶謂一甌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

滋陽尹白崖桑先生行狀

先生姓桑氏諱介字于石號白崖晚號心澹蘇之
常熟人其先自汴宋南渡有舉齋公仕元爲都水
庸田司副使遂占籍焉舉齋傳六世諱侃者是爲
先生之祖生五子三領鄉薦先生之父諱瑾任處
州府通判致仕進階奉政大夫號澹齋配王氏先
生其季子自先生之伯父中書舍人鈍齋公而下
登科第者八人鶴溪公以詩名澹齋公與弟溫州
檢齋公並以詩爲時所推繼柳州思玄公才名動

海內泉州草溪公克振家學至先生復脫屣一官
雅好篇什厥所著述盈之囊笥桑氏在常熟有世
望又不專曰科第爾也先生幼有穎資卓犖奮發
期以術業自致六七歲時淪齋公置之膝前以所
味詩口授之輒能領略意旨曉作詩法稍治毛詩
補邑庠爲高等弟子甫冠廩于有司先生于是時
謂甲第可俯而拾也六試皆黜乃應貢入南太學
先生往卒業大司成方齋林公殊器重之甘泉湛
公繼至先生條十二策以請謂祀周公以承道統

完六經以全聖學等事皆關係大體湛公避席嘆
賞將爲轉䟽緣中有諱避弗果自是聲譽籍甚四
方之士多游其門先生動以崇古學扶世教爲言
士初聞之也疑久之也服辛卯再入秋闈年四十
有六矣先生曰是焚舟時也榜出果登薦先生已
還報至懸淪齋公像于堂拜且泣曰傷哉遲暮不
逮大人一見也復再上春官乃謁選授兗州滋陽
令先生藉先世之遺有山田可耕又志在吟詠仕
進非其樂也之任滋陽嘗曰得一展布於民物稍

有濟無負此官吾願畢矣堯地廣而瘠故事上官
之供咸取給滋陽先生曰此有州縣二十七孰非
堯屬乎胡獨病我滋陽也建爲通輸協濟之議請
之當道當道謂先生議良是下之堯使遵行之至
今刻石以傳有倚宗藩爲暴利人田廬子女者先
生不爲撓沮悉裁之法一日有令旨摘取獄囚先
生弗與或嚙之將求先生之短先生自信不顧遇
事可爲毅然爲之表復顏氏陋巷之碑申罷祿馬
橫征之賦遭旱餘調停賑卹活饑民以千數其欲

爲而勢齟齬者往往發之于詩如倉有蝗黽等
篇憂民悼時之意溢出言外甫三月下之人漸懷
先生之不苛而上之人亦諒先生之不詭也滋陽
當衝津日夕迎謁靡暇先生蹙然曰是僕僕者吾
耻之公且廢政私亦廢吟吾盍歸矣遂懇乞致其
事當道憐之將爲奏改便地先生飄然歸巡撫石
塘曾公河道淺齋郭公交檄賞之云桑尹蒞任未
久遽爾乞歸行李蕭然足徵高尚諸宗藩咸贈之
詩有曰高節逼層霄清風播千古至繪陶淵明歸

去來圖貽之謂先生陶翁再見也先生既歸選部
改令廣之天河先生捧除書矣曰吾耻折腰耳何
擇于滋陽天河哉吾今且老報國此心付之兒曹
耳竟堅臥不起衡山文先生贈之詩曰令尹兩辭
無慍色謝官三月有高情先生喜而報曰衡山知
我居家不問門外事日坐一小軒操觚展翰考論
古今人事得失遇當意者撫掌擊節不置或拂意
卽蹙額推案恨不得與若人面折可否客至值對
卷覓句或不暇接卽接之或不暇冠履卽冠履接

之口嗚嗚自哦也先生固非慢客客亦不以爲尤
遇客有博學善吟者先生延之坐喋喋對之更僕
不倦且揖去尚褰裳問辨不已居常議論以崇正
闢邪爲主考訂六經以程朱爲宗嘗語人曰前有
陸象山氏今有王陽明氏皆六經旁蔓也有爲釋
老之言者輒厲聲叱之發之聲詩氣平辭莊無纖
靡艱澁之態吳人往往推先生詩爲得陶翁法門
而先生亦曰吾願學之無讓也性至孝友事父母
色養甚恭經兩世喪葬誠信合禮淪齋公以德學

名時先生請于朝入邑鄉賢祠乞甘泉先生勒行于石幼憶母氏言居地民廬稠聚宜鑿井道旁以公灌汲且備火患滋陽歸卽捐貲井焉亭之通衢以酬母志祖墓祭田屬之宗長以貧故鬻之豪家先生倍其直求復之墓榛莽且久鳩工芟夷建懷我堂奉歲祀初不以煩之族人展掃必親灌獻必潔每忌辰必衣麻茹素悲號達于戶外垂老猶然草溪公與南園公少有恩于先生先生終其身父事之經其喪塋撫其遺孤耿耿不敢忘鶴溪公遠

葬涓陽滄齋公嘗祠之墓左先生痛思玄公無嗣設主旁位歲時均薦饗焉嘗謂諸子孫曰吾平生懶下人一屈膝若病甚苦至祖宗父母前雖百拜不知勞也諸子孫滿前文藝秀起先生每訓以厚倫敦俗之道舉前人可爲師法者語之曰行誼當師某文章當師某某也聲華某也委瑣不足學也諸子孫奉訓惟謹素藺淡自御無重綺無兼饌時以一僕隨往來故舊隣曲家或徜徉山水間小飲自適有感觸輒形之篇咏于勢途公府不啻秦越

仕堯時迂道謁孔林訪先賢浴沂遺趾盤桓累日
家居凡吳中名勝地暇輒一遊遊必有詩先生之
詩前後得數集遊歷所經及咏方輿往蹟而美刺
略寓焉作吟史集凡四卷南北旅食交知贈送咸
有存稿作兩都集凡四卷謝政滋陽慰留愴別歸
舟感遇并焉作解組集凡二卷歸臥山堂自呼曰
林下好吟詩客作東歸西隱集凡四卷願學陶翁
且彭澤滋陽事相類也作和陶集凡二卷與衡山
文翁姻好世有倡和作文桑賡吟集凡二卷俱刻

之家塾其未刻者刪邪存正考訂三十餘年作理
學會通凡二十四卷質疑辨惑折衷前聞之訛作
五經問荅凡二卷述所聞見日有記錄作桑子膚
言凡二卷先生之著述可謂勤且富矣世之人進
有祿位之慕汲汲焉身之謀退有田舍之慕汲汲
焉子孫之謀一涉仕逕棄墳卷若弁髦往往而是
苦心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稟最堅厚少疾病又
率意任真不曉機械不設城府優游恬養以居年
壽宜未有艾也丁巳歲旦方祭奠畢容色自若遽

危坐不言一夕而逝諸子問湯藥靡及矣傷哉
逝生于成化丙午四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二配陳
氏大中丞虞山公族女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大
遇太學生娶王大立娶繆大發庠生娶夏大協乙
卯貢士娶程繼娶丁女一適朱孫男九人孝文庠
生娶聞孝元庠生娶張孝魁庠生贅侯孝達聘李
孝成聘顧孝光孝芳孝述孝克俱幼孫女二人適
陸一夔蘇尚賓諸子將擇次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先生柩祔葬虞山寶岩灣滌齋公墓之右與陳孺

人合先生向用未竟光顯在嗣人可跂而待余無
似辱先生知遣子師我又陳孺人少育于盛盛余
姻也孺人有姊道余于先生蓋親知之誼兼焉往
余過先生或先生過余輒肆談文事嘗曰文不關
世教非文也詩不本性情非詩也余切以爲知言
先生且老語諸子曰人生朝露耳盍圖所以不朽
者吾脫死當乞衡山銘吾墓事狀則屬之邵子先
生歿未幾諸子旋以爲請余感先生遺言雖不文
莫之敢辭爰撫諸子所述并所習聞者著爲狀乞

辭鉅賢之門異采而賜之銘使死者靡悔諸子若
孫不勝祈懇之至

登仕郎南京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見葵沈公

行狀

我琴川近稱世澤之厚者曰沈氏夫天以福澤畀
人若作善蒙賞匪以導奢有其饗之亦惡其盡盡
則靡以遺於其後之人沈氏之先居約行善者幾
世乃生中憲大夫葵軒翁翁性敦朴慈仁無雕刻
之行無盈汰之習司法曹多生囚守兩重郡多循
政居鄉多恤人憂隱棺其不能棺者千人饗不欲
盡又從而培之迄今皆翁之遺也公爲翁仲子少

服翁訓其稚魯疑重之性亦大類翁翁加愛之翁自引年踰大耋無恙公于起居飲膳之節曲致調護日以竹堯子舁翁出入園亭間兄弟親掖之且以珍從翁忘其老翁甫背去伯兄曹州公旋登仕世貴之室奢縱宜莫之禁而公淬厲讀書不異貧士寒宵擁爐拙吟鳴達旦暑夜猶燃燈帳中凡嬉遊徵逐飲博玩好事一切屏去初治毛詩補庠生累薦有司不得第乃從例入國子改治禮經載試弗錄公嘆曰此自有命矧吾父兄並列科名造物

者將忌多取可復覲乎歲己亥循格謁選授南京鴻臚寺司儀署署丞公曰茲秩雖卑然天子禮官也其所司皆宗廟會同之事重繫國體可弗慎諸旣蒞任皇皇惟弗稱是懼日檢會典職掌諸書叅核品制時長卿屏山項公宗伯陽峰張公咸加意典禮公間以異同請裁二公折節遇之往留都朝賀班首官畱期伺司儀官具朝服跪請乃行禮公訪京師無之白之長卿曰是不當待請且以朝服請則往者受者兩失之又宣贊致詞舊專責之

署官公謂此百僚觀聽所屬京師類選音聲洪亮者充之今宜于鳴贊序班內通融選用又謂舊制行禮之日文武百僚先具職名手冊留本署稽察此禮漸廢宜講復之乃取朝賀巡幸祭祀救灾諸大禮纂其儀制條節之詳集爲一書刻之署中永以爲式則陽峰公爲之序公衙頽圯捐已資更葺之規制端飭輪奐增美則屏山公爲之碑三年上其績 天子錫之勅命階登仕郎甲辰南京禮部進 太子箋以公閑于禮屬公往公恪共以將蒙

寶鈔酒膳之賜旣竣事方議以最遷公公曰吾幸竊微祿無廢官無辱命吾責已矣年艾子幼復奚伺耶遂解綬歸時曹州公亦已謝政歸日相與盤桓山水間宅旁累石鑿沼購植名卉花時集賓友賞之有別業西巖之下結樓負山前可瞰湖佳辰兄弟必一至至則觴咏竟日乃罷邑中侈以爲盛公育子最晚雖珍惜之教必加嚴今詞藝並起足繼公志曹州公枕疾公日夕省侍瀕沒三孫泣請遺命曹州公曰有吾第在旣沒撫其三孫處分其

家迄無間辭季第司城公亦先公沒諸子皆視公如父今鄉舉士應元南京膳部郎應魁有重事必以咨公公答之每寓教戒焉公平生慎默寡言笑居常閉戶端坐子姓童僕未嘗見其褻容非公事不出非慶弔不與親朋有常會不欲過瀆飲食有常味不欲過豐每歲量租所入蚤輸官稅餘以資居養秋毫無求于外凡世俗憑挾爭攫生殖歛息之計公非特戒勿爲亦其性本無是也以故公之家澤若增而培而葵軒公之遺饗之未遽盡乙卯

之歲二子並膺臺薦將從秋試而公不可起矣公伺之地下固當有益昌其世以饗公之遺者哉公世爲蘇之常熟人曾祖諱祿祖諱達贈刑部主事父葵軒翁諱海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知重慶泉州二府加贈中憲大夫母某氏贈孺人加贈宜人公名范字師義號見葵者志不忘先翁之遺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男三人長應揚孫出娶施氏繼時氏次應登貳室陳氏出娶雷氏次應嘉貳室錢氏出娶繆氏

繼楊氏應揚應登皆府庠生女四人長適陳堯道
次適周鑄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四人某某孫女一
人墓在虞山湖橋之先塋將以卒之年某月日附
葬于葵軒翁之昭次公將沒呼其子曰吾無以遺
汝薄有田廬皆先公所留可善守之檢篋中三籍
分畀之皆其康時所定三子謹奉命靡有異言視
世之戀生固藏瞑瞶以死而貽其後以爭者公之
賢達遠矣哉余之內公之甥也余自少卽以私戚
辱公器愛知公之世爲詳公之子以事狀屬余將
請銘鉅公余固不得而委也乃據公行畧且推引
世澤之遺爲申其說惟高明采擇焉

太學生石門王公行狀

予邑推仕望之隆而子弟之多才賢可以媿芳崔
廬而齊高王謝者指不恒屈乃公之族其一也公
姓王氏世家常熟之石墩鄉 國初諱壽四者遷
邑城太平里爲公高祖三傳至贈監察御史諱琳
生山東按察司副使鶴臯翁諱宗錫 憲廟時舉
進士爲名御史翁之從子石崖石溪二公復舉同
年進士執憲內外兩臺公與弟水巖君咸好古績
學詞有璣錦之章儀有冠玉之美而二石公之子

又菽蔚競秀繩繩濟濟卽沈休文所羨南朝王筠氏之盛靡以加此公則憲副翁之元子諱舜元字慶辛石門號也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七補邑庠弟子員試輒高等越五載卽循例入太學太司成汪公較藝以遠器期之公所自期亦謂可操觚駕天下士而世美不足繼也憲副翁遷官山東公以試事留南都未幾聞翁計公悲號累日匍匐宦所迺攬歸時水巖君尚幼公于治喪理家悉身經紀之復懼妨所業約以十分之晷三千慮

分而七于講藝也聞姚江嚴朮山先生攻經學延師之日夜淬勵藝日益進嚴歷官至大司徒每問南薦失公名輒移書惋惜不置公既七黜于有司歎曰我家門科第若平莊輕車耳吾非若命也柰何兀兀自苦哉乃留意于詩篇字譜凡晉唐名蹟及諸大家宋元善本不惜揮金購之克物几案尤篤好祝京兆草書使童子和墨濡毫以伺暇則放吟摹寫有染蕉漓裙之興公故廬逼囂市聞傍山有崇樓可售公喜曰此邑之齊雲黃鶴也吾將以

是爲菟裘可乎。遂以故廬歸石崖侍御，徙而家焉。斯地也，適與予舍密。適公遇佳辰，羨日或篇詠，當意必速予賞之。嘗曰：吾不惟得居，且得隣矣。性嗜古今珍玩，更喜延納。入公之室，則商彝周鼎、法書精繪，觸手炫目。登其堂，則方士奕客，材徒選技，惟意所懽，而無弗迎承也。每夜分月朗，倚樓長笛響，徹山谷人之視公，真有凌霞出塵，不受淄涅者。公雖習養豐澤，嘗念憲副翁以方介立節，恐墜厥聲，往扶襯。山東官司以金賻者千計，公悉堅却不受。

一時縉紳交義之，居常資歲租所入，半以食家，指半以脩賞覽賓客之費，不給則貸以克之。他無所營，覬也。公踰強年，未子，日夕焚香禱曰：吾或以厚饗損福，可使我先大夫無血食乎？念至輒引咎，歎歎。晚歲乃連舉四子，並秀敏能讀人，謂公一念誠孝之感云。公友孝得之天植，憲副翁御子，姓甚嚴重，公承之委曲順志。翁稱能子，公出于庶母黃氏。事嫡母鄧，宜人愛敬倍至，宜人加憐之，忘其非已出也。水巖君宦閩中，公不勝懷遇，有宴叙，愀然以

憂水巖君緘閩產爲壽對客發之怡然以喜其兄
第翩翩不獨才美可稱友于之好人尤重之有姑
適顧者家落無嗣公養之終身與黃孺人同寢處
歿則豐其塋祠其主念之不衰有女諾呂友梅孫
者呂氏勢去業旋圯公收其婚授之產教育之若
子有女贅江陰林氏子文耀教育之亦若子女且
天復爲之更娶視之則若已女也其篤親悖義類
如此公素有迂癖論議常出人表或指斥山水或
商評古今或談語玄怪即班馬之紀李杜之什賞

工謫瑕任其雌黃莫有能詘之者嘗自憤才志弗
展時于酒邊瀝觴傲嘯以紆不平或訝其狂而不
知公固有所托也所謂糠粃人世蜉蝣天地公蓋
有之竟坐痰疾浸淫以亡不盡其年傷哉公生於
弘治戊申七月某日卒于嘉靖辛亥五月某日享
年六十有四配錢氏有淑行武肅王裔孫先公十
二年卒子四人長之綱娶長洲時氏之紀遊于庠
賢而有文娶邑學生程山泉女之屏聘邑學生徐
萬山女之翰聘邑學生陳穎川女俱側出女嫡出

者三人適呂循錢蔦林文耀側出者一人諾邑學生陳西山子炳文公病且革呼其子曰吾不諱汝等並孱弱盍緩吾塋伺汝叔歸而咨之諸子如其言既成禮歛乃訃諸閩中水巖君聞之悲愴莫禁且閱諸孤藐焉而門祚弗振也尋解組歸水巖君既歸公之長子先夭尤以窳窳爲慎乃命之紀等卜以歲壬戌某月日奉公柩塋于虞山拂水巖先憲副翁之墓側啟錢孺人兆合焉先期之紀率諸弟再拜肅請謂予與公有里閨文字之舊庶幾知

公以事狀見屬將乞銘言水巖君復申以告予憶視公疾時公噤不能言諸兒在侍指以示予若謂可以顧公之後者今水巖君之視諸兒父叔之道兼焉之紀亦以勤苦自勵能撫二弟異其成公可無慮矣而以文章闡公之懿則予之所不能辭也公之著述有來薰樓稿吳山唱和集當自有識公者茲據予所知與之紀所述序撰爲狀以荅公之愛愧以薰陋且于計偕行次靡有間緒盡公平生負公良多然不敢以諛詞誣公仗惟載筆者賜采



原件短缺

擇焉

卷四

三四

太學生吳致之行狀

致之吳子予所厚友也後以女妻予兒又予密姻也致之死且十有九年矣死之歲其孤季偉生方六月室人陸氏蓋女婦而有丈夫之畧者襁中卽語季偉曰而父不及見而言笑吾必伺而成立乃塋而父今季偉嚙焉露頭角游庠校矣陸氏始謀塋之季偉將請之鉅史銘墓中石謂知致之者莫予過也委狀于予於乎予忍狀致之哉予長致之一歲自握髮卽與投交最相得致之治春秋復館

予講討之致之資性曠爽與之兀兀談經則苦而
間與之博涉子史吟弄篇什則躍然喜逸思迅發
每出予上致之得一言必商于予遇當意必速予
醜賞之予無論陰晴寒暑與致之朝夕者嘗什三
也今致之沒且廿載予以姻故時過致之舊所談
咏處輒愴焉興悲於乎予忍狀致之哉致之世爲
常熟望族高祖思庵先生諱某官至副都御史學
行純正卒謚文恪列國朝名臣中曾祖銓祖洵
封監察御史父某起進士爲名御史歷大理寺少

卿以諫止

武廟南巡謫守鶴慶有忠直聲致之

其季子也致之甫童時從宦萬里外遇山川名勝
竦然有探竒寄傲之思大理公異之公旣謝政歸
時致之兩兄並以庠士補太學乃督致之業舉子
致之過騁其資謂是佔俾無難也者獨偏嗜字學
遍覓晉唐名蹟日摹之室中常以數硯濡墨或和
墨盃之興至輒操染吳箋剡楮旬盡千幅緣是結
搆清道漸逼古人其爲詩有所感覽多援筆就雖
未嘗一一追蹤古人而自得軌度不落凡近時書

箠端翰法並逸爲騷林傳賞大理公晚歲樂客多
燕集致之必終日侍或勸公曰得無妨若業乎公
不爲意大都非致之侍公不驩也公好吟每對酒
口占成律致之從旁應聲賡之公大笑引滿命致
之亦引滿如是爲快公多媵有子七人惟伯子與
之及致之爲嫡子封孺人錢氏出也孺人日夕亦
非致之不驩居寢獨依致之諸子則時一就省致
之遇諸昆弟情誼款款遇有觴酌則呼謔酬勸若
無形骸以與之同母且長視之尤加恩焉公產第

多豐饒致之所析則觴確者什九公嘗念伯兄某
翁無後以致之後之致之受翁所遺室稍庠隘公
欲別營居之致之請曰兒自安此毋嬰大人老懷
乃諸昆弟並有完構致之只今仍翁之遺致之孝
友之節卽此亦可觀矣公築一別業于邑西之墅
橋以授少子贅松江沈方伯氏者村有囂徒以私
怨仇公公至觴客仇聚徒百餘積薪環其廬將火
焉一童子竇而逸風傳城中時致之兩兄留都下
邑令且公徃致之急報尉共率官徒亦百餘馳馬

解之捍公歸執其魁訟之官致之曰是不嚴治非
兒也自是仇益熾未幾公不祿仇乃展轉行搆思
傾致之矣致之坐是被繫久莫爲釋代巡淇麓周
公至察致之緣孝抵誤矜釋之卧疫旅舍乃竟死
傷哉初致之過三十未子被繫之歲得假歸乃孕
且子蓋天寔留之匪是則觭确之遺知誰屬矣致
之雖世富貴內外家並卿宰然靡有亢溢盈汰之
習趣志所治或論文談藝雖村夫澤叟與之促膝
無厭以乏告者則衣食之賜賙之故遠方懷技之

士率多慕響而集飲德而去其襟抱凌霞出塵絕
去世俗纖瑣齷齪之態遇花期月旦未嘗飲食室
中時裹珍饌從大理公速所厚客與俱昆弟聯騎
尾之子夜絡繹鼓吹燃燈以歸鄉閭侈爲盛事或
佳朋勝集細斟劇語卽窮山邃谷寒更深雪擁棗
宿火東白未休見者不問知爲致之也致之游邑
校未久旋奉例入太學予每羨致之朗質秀腸謂
科第且家門熟徑一策足可登乃致之初以多玩
分志後復以訟累汨之竟所就止此惜哉致之所

居不飭輪奐入則古彞先鼎名繪精刻及吳中珍
玩觸手而是異芬青薜出之而不窮材歌文舞徵
之而輒至風流博雅翩翩乎聲埒青箱望擬烏衣
矣乃年齒寡歷志業弗究豈世履其豐而盈虛之
數致之獨際其嗇耶將高標清饗造物者忌之耶
抑以孝嬰累憤蕙結其中是不平者促之耶何天
之墮計于嫉徒而貽悼于親知也予嘗憶致之在
繫時和素白燕詩寄予有曰可憐世去專都非建
尉門前雀也稀又曰由來太潔招時忌好避虞羅

密處飛至今讀之有余悲焉致之諱中和致之其
字別號三吳生于正德某年月日卒于嘉靖某年
月日年止三十有三配陸氏大家宰水村公之女
諸婦中以賢孝稱錢孺人尤鍾憐之自致之沒貞
操冰厲家規整肅翁姑之莖也出秘儲三百石佐
伯氏營墓之費雖孤寡多艱內外交侮弗能墜其
家致之之目吾知瞑矣子一人卽季偉秀穎有文
世美可嗣娶憲副西虞范公女女二人長適江山
尹時二湖子志行者夭次則適予兒鑿者也予昔

與致之游予兒之婦方髫年致之視若子慮其習
驕也延族人之耆者授之孝經小學比歸我寒室
其舉止罄欵宛肖致之間在予侍使予惕惕懷致
之不釋也於乎予忍狀致之哉季偉承母意以是
歲壬戌某月日奉致之柩權厝于虞山報慈里祖
塋之側仰斲大人先生錫之銘言俟其藏也鏡而
掩之所圖以爲致之不朽者實重賴是予不文胡
能以楮筆盡致之平生然謂予知致之則無容辭
也謹摭拾序次如右伏惟秉筆者賜采擇焉

錢母趙孺人行狀

我常熟之西北與江陰接壤相望三十里內其族
鉅而聞者兩氏趙氏居江之章鄉史村出清獻公
後錢氏居常之奚浦祿園出武肅王後其姻媿相
通奕世不絕奚浦友竹錢翁諱彭年娶章鄉趙氏
則孺人之姑友竹翁之子慕節君諱校娶史村趙
氏則孺人也友竹翁父子皆壯年不祿且兩世俱
單嗣家儻于役再厄于火微兩趙氏相繼協贊則
友竹翁之緒幾於弗振今慕節君之子旬甸之子

受徵用徵皆謹厚脩文克恢其家人咸歸二孀之力何趙女之多賢也孀人父諱鉦號革齋居鄉有異聞母王氏孀人生稟端淑言動不苟迨歸于錢方友竹翁與諸父析產家務總總孀人屏去膏沐承其姑拮据備至未幾友竹翁沒孀人與慕節君日以廢墜爲憂黽勉益力以是慕節君雖更煩役浮費而家用不匱友竹翁遺幼女未嫁孀人睦之甚比嫁則悉以所具純玉資其裝慕節君性剛嚴爲忌者中以竒禍將報之孀人解曰公當事不能

少忍倘一被傷獨不爲老母計耶遂置弗報慕節君喜客客至必擊牲張燕鮮有虛日孀人迎其意供具必豐必腆稍暇乃督女婢事織紉每夜分客散猶聞杼軸聲慕節君旣不永姑垂白在堂承奉尤謹飲食必親侍寢疾必親扶掖嘗曰孫甸且幼吾兼子婦責也甸稍長卽令專意問學篝燈程課教戒諄諄間語曰汝祖汝父皆蚤世汝承綫緒努力自愛甸果端慎沉默績學行善初補邑庠生繼卒業太學稱賢于錢宗孀人之教不誣晚教二孫

如教其子二孫相繼入黌序孺人色喜謂曰吾可
少慰矣士務遠大尚益勉之蓋孺人以名族之女
習聞彛訓故事其舅姑相其夫君教其子孫類知
大計若此旣衰枕疾呼甸語曰吾已及大耄醫禱
可無事也踰年亟戒甸以善訓二孫吾死葬勿緩
遂瞑目時嘉靖壬子八月十四日逝生爲成化甲
午九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子一人卽甸也
娶江陰王氏憲副改齋公女女四人一適太倉周
鎬一適鄉進士無錫華諫一適鄉進士太倉趙澣

孫男二人受徵蘇州府庠生娶江陰李斥涯女用
徵邑庠生娶同邑庠友季虞井女孫女一人適無
錫縣庠生孫炤曾孫男二人女一人甸卜以甲寅
歲二月十五日丙申葬孺人于垣墩之阡啓墓節
君之兆而合焉噫女德不外聞余奚以知孺人之
詳也孺人之子則友我孺人之孫則師我余讀書
浦上辱其子若孫之愛良多因獲論其家世而得
孺人之賢爲詳間二孫在侍則每詢孺人眠食以
卜遐祉且擬撰壽篇拜孺人于堂下而今竟不可

起矣聊撫其所聞著爲狀請銘鉅筆以彰孺人之
賢于不朽辭雖不文其事則核庶幾採擇焉

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西臯紀公暨配馬
宜人墓表

予聞之古生而有功德于民者沒則碑而表諸墓
匪其人弗之表也方伯西臯紀公之卒且塋也其
仲子行人君誠奉公遺言緘其姻侍御江君九川
所撰狀哀懇于予曰願錫之表使不肖先大人求
求光重也予閱狀考公仕履所謂有功德于民者
非耶乃爲揭而表之公蚤歲以明經領順天鄉薦
登丙戌進士第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居先長史憂

既闕補刑部河南司主事晉江西司員外郎陞陝西按察司僉事轉副使歷苑馬寺卿湖廣按察使君太宜人憂起補四川遷河南右布政使尋轉左公仕中外廿餘年所在著聲績不可悉表予表其大者爲戶部時奉命督餉臯蘭再督天津先後出納者五十萬金有奇所羨動以千計前事者恒私之公還告竣毫髮皆注之部劄長卿重褒其廉慎爲刑部時以明法稱獄有疑滯率倚公剖裁持憲秦中風紀振肅號兩察院其翦清水馬氏之克郤

寧夏裨將之餽人尤難之苑馬人謂閒局公居恒飭舉牧政適北虜犯邊騎戰者多得馬力闡臣以聞蒙白金文綺之賜武昌刼獄之凶論死則可未請命而殺之則不可公之所以秉法于楚者也白草侵掠之寇撫而縱之則肆刻日而俘斬之則帖息公之所以奏膚于蜀者也徽藩修第之役應之則重民疲不應之則寧以忤受臯公之所以貽恩于汴者也公自歷仕來誦公者半海內薦公者四十餘章夫豈倖致之使公愈益崇顯握鈞司軸其

功德及民當復有進于是者以疾不竟惜哉公配封宜人馬氏多淑德若其從夫于官乞歸以奉其姑載危于途舉正以勗其子是宜人之大者法亦得表也公名某字元正西臯其號其先爲山東德平人今編籍文安曾大父某大父某某府經歷父某秦府長史加贈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馬宜人父大章母劉氏公生子四人長言某府經歷次卽誠南京行人司司副次某次某女三人孫男十人孫女二人墓在某地祖塋之西阡馬宜人先公卒塋且久茲以某年月日啓其窆合焉予所爲表者表其有功德于民使過公墓者讀而式焉爲仕者勸爾若乃世澤之懿家行之賢生平年月之次子女婚娶之詳誌公者具載之矣予可畧也

卷四

四六



